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御香縹緲錄 第十回 光緒帝

提起光緒帝，誰也都會聯想起三十六年前，鬧得沸沸揚揚的那次戊戌政變來。可是這個可憐的皇帝，卻就為了這一次的政變，而被太后奪去了所有的權柄，使他在實際上降為一個幽禁深宮的政治犯。這一次我們上奉天去的一群裡，也有他在內。他從前也沒有上奉天去過，這一次正和太后一般的還是初次臨幸咧！但是他似乎覺得很高興，象一個放了假走出學堂的學生一樣。其實他的年紀大概是正在三十和三十五之間，不過他的面貌很帶些稚氣，看去還象是一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。他的生身的母親，便是本書中的主角慈禧太后的同胞姐妹，他的父親便是咸豐皇帝——慈禧之夫——的兄弟。光緒出世後不到幾年功夫，他的母親便死了；從此，就給太后收做乾兒子。所以他們母子之間，原是很少真正的感情的；即使沒有那次戊戌政變，太后也不會允許他長此大權獨攬的。到了後來，差不多只有那些關於祭祀或舉行什麼典禮的諭旨，才是朝臣們受了太后的旨意，用光緒的名義所頒發的；其餘一切稍有關係的，便全是由太后直接頒發。

光緒的妻子，隆裕，在那個時候，便是所謂「皇后」；伊的父親喚做「桂公爺」，就是太后的兄弟，當然也就是光緒生身之母的兄弟。所以光緒和隆裕兩個人，在事實上原是姑表兄妹。雖然如此，他們中間卻並無什麼真正的愛情衷言。本來，從前時候男女的婚姻問題，都是由父母代為決定的；雙方全象瞎子一般的聽憑人家撥弄著，因此家庭間往往會有不幸的事故發生。光緒雖然貴為一國之君，但也跳不出這種束縛，所以後來弄得他和隆裕兩個人，不但毫無情愛，簡直彼此都在怨恨著，切齒著，象仇敵一樣！

在光緒的一生中，他所真正愛過的女人只有一個，便是珍妃。可是珍妃當庚子年鬧拳亂的時候，已給那些太監們把伊丟在神武門東角井中去了。因為他們覺得珍妃是宮裡一個無關緊要的人，不值得辛辛苦苦的拖著伊一起逃往西安去，便爽快的把伊端送了。（據說珍妃的屍身至今還不曾取出來，只是在井口上加蓋一方古板而已。）當然，太監們要是不奉什麼人的暗示，也決不敢這樣膽大妄為的；那末這暗示又是誰所發的呢？

喏！喏！不是別人，便是吾們的太后！太后因為光緒平日寵愛珍妃過甚，早就不歡喜伊了；待到戊戌政變鬧出來之後，又有人在太后跟前進了讒言，說珍妃就是慫恿光緒幹那一回事的主謀者，於是太后便決心要處死伊了。

珍妃一死，光緒的內心上所受的痛苦，自然是深切到了極點，他所僅有的幸福，僅有的快樂，從此是完全消滅了！可是他終究還是一個皇帝，又不能象平民一樣的輕易自殺，輕易出走，他只能獨自暗暗傷心流淚而已。珍妃還有一個同胞的妹妹，也是嫁給光緒做妃子的，喚作瑾妃。自珍妃被害之後，光緒便格外的愛惜伊了；他覺得只在伊那裡，還可得到一些心靈上的慰藉。這一次隆裕和瑾妃兩個人，也是一起隨著太后上奉天去的，伊們同居在一輛車上，彼此倒還和睦；可是這兩個人在宮中都沒有什麼特殊的地位，一般的只是吃飯穿衣罷了。因為瑾妃只是一個「妾媵」式的妃子，而隆裕雖為皇后，卻也不得太后之歡。個中的情節，真是曲折得令人難解；照理說，太后既因光緒太寵愛珍妃而深惡珍妃，那末伊總該歡喜隆裕了，何況隆裕還是伊老人愛嬌親的內姪女呢？然而伊竟不愛隆裕！大家庭中原是最多氣鬧的，在宮中，所有的，人尤其不能和睦，真是怪事！

太后對於光緒既是這樣的漠漠無情，那末為什麼這一次上奉天去偏要帶著他同走呢？這中間的緣故，我們這些人差不多全知道；就是光緒他自己，也何嘗不明白。總括的說一句，便是太后對於他還是不信任，惟恐他在脫離了伊的監視之後，再有什麼不良的企圖；所以太后無論到什麼地方去，總是很不放心，非得把這一個特殊的政治犯帶著同走不可。也許伊也相信光緒此刻確已沒有什麼野心了，但是伊還擔心那些朝臣中或者再會有六君子那樣的人，在伊離京的時候，乘機出而煽惑光緒，勸他利用外力，再把太后的政權奪去，這一慮當估是很有幾分可能的；而太后的性氣，偏又是特別的歡喜弄權。雖然伊已經貴為太后，一切享用，無不遠出別人之上，可是伊並不滿足，伊覺得尚無實在的政權，在伊自己的手掌中把握著，所有的榮華富貴，便一齊等於零；因此伊不惜冒了絕大的危險，不顧各方的誹謗，拚性捨命地緊握著伊的政權。我往往見伊為著一件疑難的朝政，以致於終日寢食不安，便不禁暗暗的懷疑，究竟伊為著什麼緣故而能長時期的樂此不疲呢？

同時，在光緒那一方面，他倒十二分的達觀，因為他認識得非常的真切，他知道在這樣的環境之下，自己要希望執政，真如大海撈針一般的不可能；至少限度，在太后活著的時候，他不再想做一個舒舒服服的真皇帝了。所以他倒並不悲傷。他把自己的遭遇一概付之於命運，這樣的一瞻料，他的精神上，竟愉快得多了。就像這一次上奉天去，他雖明知是太后存心要監視他，但他只當是自己有興想出去遊玩；一路上憑著車窗，恣意的賞覽風景。待到每一次列車停止的時候，我們這些人除掉少數須留著服侍太后外，其餘的都可以走下車去隨便閒逛；這時，光緒也往往跳下來，跟我們在一起走動。他的身量很短小，臉上還帶著幾分稚氣；但交不驕傲，說話也很暢達動聽。

他對我們這些女官，都看得象朋友一樣。我的小時候的經歷，他大概也很清楚，所以他時常想跟我說話。他問我關於歐美各國的鐵路的情形，以及各國當時的君主或元首們的性情和鐵事；我只把自己所知道的少許告訴了他，他已是非常的歡喜滿意了。

「要是事實上我是一個真正的國君的話，」有一次，他很興奮地向我說道：「能夠象老佛爺一樣的有權統治全國，那我第一步就是照著你所講給我聽的那些外國的君主或元首的辦法，上全世界走一圈。當然，我也歡喜微服出遊，不願意使人家知道我的真面目；因為這樣的遊玩，才有滋味。象此刻我們是多麼的拘謹？我想在陸地上玩，必須還不怎麼有興；倘能在大海中浮游，那樂趣便越發不能想像了！便是在出國之前，屬於我們自己國內的各處大城市，凡有火車可以通達的，我自必要先去看看。對於出外旅行這一件事，我確有一種特殊的傾向，每當我想到我們這一次旅行不久就要回去的時候，心上便覺得無限的不痛決。」

真的，我相信如果太能夠允許他的話，他一定會永遠不想回去。因為他回去之後，便只能終年的關在禁城裡或頤和園裡；而在這兩處等於監獄式的區域以內，他還是不能自由行動。說明白一些；他簡直比那些地位較高的太監都不如；而他所說的話，無論是命令別人，或督責別人，也往往沒有什麼效力，較之我們幾個給太后所寵信的女官，真是相差太遠了！所以他只要一想到這些情形，一想到回去，他的一雙眸子裡，——那是一雙很大又很靈活的眸子——便立刻現出一種黯淡的神情來。

如其太后不把他的政權全奪下來，仍讓他自由處置，他也許會給中國做些有益的事情。這是他自己永遠所認為遺憾的。但是他終不敢向太后作半些表示。讀者可不要怪他太軟弱了。因為無論他軟弱也罷，強硬也罷，照宮裡的習慣，做母親的盡可隨時替伊的兒子攝政，而做兒子的，更無論如何，不能反抗。於是光緒的才幹，也給這個習慣所埋沒了！我相信他的思想的確是前進的，他的識見和能力，也足夠擔當起改善清政的那副重擔子來，可惜太后不肯讓他有施展的機會。否則不論滿清政府興亡與否，中國所受的外患和內亂，總比如今好一些！

他所穿的旅行的服裝，當然又和那些隨駕大臣是不同的：他的一件箭衣是天藍色的緞子所制的，上面用金線繡著無數的長壽字；這件衣服的尺寸對於他的身量是很吻合的，穿著極適體，加上他那清秀的面貌，真好算是一個翩翩美少年了。在這件箭衣的外面，他還有一個沒有袖子的背心穿著，也是緞子做的，不過是黑色的，這上面也同樣用金線繡著許多的長壽字；但是依我看來，這件背心實在是多餘的，而且在這黑色的背心的外面伸出了兩支藍色的長袖，可說是難看極了。

大凡富貴人家，不論男女，十九都是愛用金銀珠寶的裝飾品的，惟有光緒，卻絕對的厭惡這些東西；他這個古怪的脾氣之養成，當然是多分受著惡劣環境和種種不如意的遭遇的影響，只要稍明事理的人，都有估料得到。但是每一朝的皇帝究竟該用多少金銀珠寶的裝飾物，宮裡頭原也不曾有這種特殊的祖訓規定著，只憑各人自己歡喜而已，因此也就沒有人能去干預光緒為什麼不用這些東西了！可是在他所戴的那頂黑緞制的瓜皮小帽上，卻有一顆龍眼大小的珠子綴著，那地位恰好是在他的眉心的上面，這顆珠不但很大，而且晶瑩光潔，迥異凡品，嵌在這一頂烏黑的小帽上，越發閃爍動人。然而光緒的所以用這顆珠，卻決不是為著求好看，

而是含著一種紀念的作用。在他平日的神情中，不難發現他這個用意；可是他實在紀念的是誰，那就不能武斷了。他的帽頂上還有一個用紅色的絲線所打就的結子，和一撮尺許長的紅纓，都是非常的鮮豔奪目。在他腳下，也跟那些大臣們一般的穿著一雙黑緞的靴子。我時常在想：象他那樣的人物，要是穿上了一套整齊的軍裝，必然是十分英武的。

雖然在事實上，他已經是一個被廢的皇帝了，他是終年的象坐在愁城裡一樣，但是宮裡頭的那些繁文縟禮，偏又放不過他。太后的意思，只是想強迫著他做一個十足的傀儡罷了！譬如象吃飯這件事，他每餐也得享受那一百碗多得沒有意思的菜，而且這一百碗菜便跟太后所吃的相同的，不管他的口味如何，從來不能掉換的；因為他的菜是跟太后的一起煮的，他自己當然不能隨便做主或挑選了！尤其難堪的是他每餐也得獨自一個人，冷冷清清的吃喝著，他的妻妾，隆裕和瑾妃兩個人，必須上太后的車上去侍候，待太后餐畢之後，就和我們這些人一起走上去，吃太后所吃剩的菜；於是伊們便難得有跟光緒同餐的機會了！可是太后對於空虛每餐必來侍奉的媳婦——隆裕，還是很淡漠，說話是一個月平均不到一句，眼角上老是象不曾瞧見伊一樣。也許在太后的腦細胞上，根本沒有這位皇后的影子。

可憐的光緒，他所處的境地簡直比一個尋常的百姓更痛苦，有時候，他只能勉強做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，引逗引逗自己，從淚眼中迸出一絲笑意來。但是他對於皇太后真是害怕極了，他只能時時刻刻的留心著，不讓自己有半些足以使太后不歡的舉動做出來。不僅是行動上必須十分留心，便是他說一句話，也得再三的考慮；因為他永遠是不得自由的，他無論是跟誰說話，總有幾個太監在不很遠的所在傾聽著，只要他有什麼怨恨的話或不很正經的話說合來，他們就會立刻前去告訴太后，到晚上他睡的時候，還是有人竊聽著；他們都希望能夠多聽到幾句話，好去向太后獻功。

為著這種的監視，所以光緒連說笑話的自由也幾乎被剝奪了！尤其是在這御用火車上，因為地方太狹窄，他所受的監視也在無形中變得格外嚴密起來。他的旅行的舉，更因此而大減；甚至會使他發生馬上回京之想。理由是在宮中或頤和園內，他偶然還可以得到幾分鐘的自由；這短短的四五分鐘的空隙，對於他，真比什麼都寶貴。他可以盡量利用他們來開玩笑。然而他所開的玩笑，卻總是脫不了孩子氣的，我至今還記得有一件事實，極好做他富有稚氣的明證。

每天早上，凡在宮中稍有地位的人，都得去參加早朝；——這是和廷臣們所參加的早朝不同的，我們去參加早朝的意思，只是去向太后叩請晨安，並不需要計議什麼國家大事。——光緒也是出席者之一，於是我們便利用這這個機會，每天做一次極短的談話。但有一天的早上，他忽然和我開起玩笑來了！因為每當太后從伊自己的屋子裡走出來接受我們的參賀的時候，必先有一個走出來喊道：「來啦！」這樣一喊，大家便知道太后的聖駕快到了，慌忙一齊跪下去，叫頭迎接。這一天，太后還不曾出來，光緒忽然回過頭來向我說道：「來啦！」我想不到他會跟我開玩笑，竟不曾注意他自己有沒有跪下去，便信以為真，撲的跪倒了；後來大家都笑了，我才知道是上了他的當。

太后也許根本還不曾起身咧！

可憐的光緒，在名義上他是一個皇帝，但他是如何的孤寂悲傷啊！他只能從這樣幼稚不足道的玩笑之中，找到一些快樂，更是何等的淒慘？當時我受了他的騙，雖也會陪他笑了一會，可是退下來一想，我真忍不住要替他哭了！我可以斷然的道，除卻這種無聊的玩笑以外，他不用想再找到什麼快樂；他心裡頭所愛做的事情，偏不能做，不愛做的事情，卻偏要他做。總之，無論到什麼地方去，他始終是一個囚犯的身份！

我們的列車，一到晚上就要停了；大概車子在晚上的行動，不免有礙太后的安寧的緣故吧？車子既停，一切聲息，也就同歸於盡；這樣，太后便可安臥了嗎？不，不，以太后的尊貴，豈能露宿在野外而沒有一些防衛呢！所以每到我們的車子一停，在後面遙遙地追隨著的一列兵車，便也跟著停下來；幾百名武裝整齊的警衛軍，忙從黑暗中爬下車來，悄悄地在我們這列車的四周，布開了防哨。而在太后和光緒所乘的（光緒的車上，兩邊也各有一條藍色的巨龍漆著。）兩輛車的旁邊，拱衛得格外的嚴密，簡直是全部給包圍住了。不過，太后自己還是可以自由下車的，只要伊高興的話；而光緒卻不能越雷池一步了，旁的人也一概不准走上去。他可說是已跟世界上的一切人，一切物，全隔絕了，和寂然獨處的孤魂野鬼無異。惟有在睡夢之中，他方能暫時逃出這個到處有惡魔躲藏著的大圈子去。

在我平生所見過的許多人裡面，他真可算是一個最不幸的腳色了！同時，他又是一個最討人憐惜的人。

我想，這一次上奉天去的遠遊，對於他，至少會有一些安慰吧！